

❤️至爱亲朋

母亲和她的菜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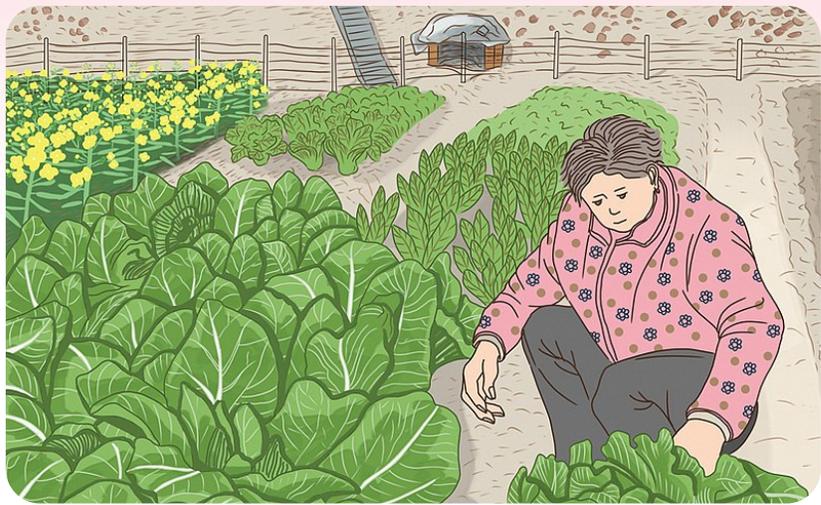
□兰巧花

房屋后面有一处闲田，母亲牵头把它整成了菜园。菜园里种了一些家常的菜，有韭菜、菠菜、香菜、黄瓜、西红柿、豆角、胡萝卜、葱、蒜、朝天椒，还有苦菜和蒲公英等野菜。这样数来，还真不少，家里的餐桌上常常会吃到自家菜园的菜。

母亲悉心地打理着菜园，整地、撒种、补苗、浇水、锄地、搭架、打芽、驱虫，有时也会叫家人帮忙，家人们都很乐意帮母亲打理菜园。从春天万物萌发到秋天“白露为霜”，菜园里各种蔬菜竞相登场，北边还种有几棵黄澄澄的向日葵，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，汇成了五彩斑斓的花园，常常会看到蜜蜂和蝴蝶翩然起舞。那绿油油的菠菜、香菜、韭菜，像是铺了一层绿色地毯一般。西红柿圆圆的小脑袋，红红的脸颊，着实可爱。园子西边还有一棵桑葚树，小鸟也会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叫着，菜园里是寂静而又热闹。

小小的菜园，并不是要准备收获多少，但这样那样的菜常常是新鲜的，确实给餐桌添了几道美食。我回家时也常常能吃到菜园里的菜，离开时有时还会带走一些。这些菜不只是新鲜、绿色，更是母亲和家人对我的关心，是浓浓的亲情。

有几样菜，母亲种得比较多，如韭菜、菠菜，还有豆角。家里吃不了，母亲就会摘一些拿去送给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。家门口的一个年轻人就喜欢



吃母亲菜园里的苦菜，可又不好意思隔三岔五来家里问母亲取，母亲便过几天就挖一些让别人转送给他。想到他能吃上苦菜，母亲就很欣慰，很高兴。

母亲是从艰苦的生活中熬过来的，不怕受累，不怕吃苦，可家人们心疼她，不想让她操心菜园的事，让她不要种了。她却总是笑着说：“这有什么呢，这点活还能累到人？”

母亲是一个积极、勤劳、坚强的人。她曾上山参加过炼钢铁，还参加过县里组织的大修水库。记忆里，母亲常常是忙碌的，在生产队时期，母亲每天都要按时参加集体劳动，在劳动中特别卖力，三夏割麦时是冲在前面拉垡子的，秋天摘棉花、掰玉米也是最快的。她曾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，不仅生产劳动时冲在前面，而且还关心妇女们，谁家有什么事，她便去帮助，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从来不说自己辛苦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后，地里的庄稼活更多了，母亲和父亲

非常辛苦劳累，常常是忙完家里忙地里，还要照顾我们几个孩子。那时，父母非常爱惜责任田，每一块地都精耕细作，播种、下肥、浇水、锄地，玉米地里套种黄豆，棉花地里套种瓜果。不管是天阴下雨，还是烈日当头，风里雨里都有他们的身影，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

母亲是一个心胸宽广、心地善良、与人为善的人。她性格开朗，常常微笑着，说话时还很风趣，喜欢与人逗笑，与邻居们和谐相处，互相帮助，谁家有事，都会去忙前忙后，从不计较长短。连门口的年轻媳妇们也很是喜欢她，觉得她心态年轻，是个“不落伍”的人。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母亲都能乐观对待，不管遇到谁的事，母亲都能把人往好处想。正所谓“心中有爱，无论四季变迁，光阴流转，目光所及皆是美好”。

母亲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，是一个喜欢播撒温暖和善良的人。母亲的菜园，就是母亲的乐园！

❤️暖心家事

□王小燕

婆婆住在太原，我住老家垣曲。多少年了，想她了，就打电话。我们聊家乡的人和事，聊孩子的调皮捣蛋，遇到高兴事和她分享，生活得不愉快向她倾诉，她总是那样善解人意，能聊到我的心坎上。

最近太原有个活动，我决定参加的一个重要因素，便是去看看婆婆。和婆婆已经大半年没见面了，心里甚是牵挂。出发前，精心给老人家准备了礼物。

来太原的事情，我并没有提前告诉婆婆。开完会，联系小姑子接我去婆婆家。婆婆住5楼，我爬楼梯累得气喘吁吁。小姑子调侃说：“二嫂，你上楼还不如90岁的老妈妈。”刚到门口，小姑子还没拿出钥匙，门就开了，婆婆笑容可掬地站在门里。原来她知道我来了，一直趴在窗口看着，看到我们下车走进楼道，又在门口等着开门。我一进门她就一把拉住我的手，上下打量一番说：“这衣服好看。累不？脱鞋到床上歇歇去。”又去给我倒了一杯水说：“我晾的开水，不烫，快喝上一口。”婆婆跑前跑后，一脸高兴劲儿。

古人有言：“一日夫妻，百世姻缘。百世修来同船渡，千世修来共枕眠。”茫茫人海，能与她儿子结为夫妻，和她成为一家人，真是前世修来的缘。自母亲去世后，婆婆一身兼两职，既是婆婆又是妈。经过几十年的磨合，如今我俩相处得像“闺蜜”一样。人们常说“人家的庄稼，自家的娃”，我就是婆婆眼中最美的娃。在她眼里，我换个发型、穿件衣服，哪儿哪儿都好看。

我打开行李箱，拿出为她买的新衣服。她孩子似的一脸惊喜，说：“这小棉袄样式真好，摸着真舒服，颜色真喜庆。”一连几个“真”字，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。我说：“妈，快试试合适不！”她听话地解开衣扣，我帮她拽掉袖子，她两手拽住衬衣袖口，我像给孩子穿衣服那样，帮她换上新棉袄，她麻溜地扣上扣子。我打量一番说：“哎呦，妈，真合适，真好看，真年轻！”我也用了三个“真”！婆婆听了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我又拿出裤子说：“把一身都换上，看看搭配起来怎么样。”婆婆听话地坐在床边，我蹲在她膝边，手伸进裤腿里拽展秋裤，又转到她身后，伸手把裤腰往上提了提。裤子长短、宽窄，都非常合身。她蹒跚着去照镜子，挺一挺腰，扣好领口，拽拽衣角说：“你看这领口，这肩宽、这大小、这宽窄、这袖长，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！”她又提一提裤子，转身看看臀部说：“合适，合适，真合适！”小姑子过来看了看说：“二嫂眼光真好！衣服和裤子搭配起来，老妈变得年轻又洋气！”我笑着说：“咱妈本来就年轻洋气！也是你们照护得好啊！”婆婆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人啊，晚年子孙绕膝才是福，母亲享受生活才充满阳光、才有滋味啊！我扶着婆婆一起坐在沙发上，小姑子举起相机“咔嚓咔嚓”，把一对“闺蜜”幸福的笑容定格……

👩‍❤️‍👩婆媳之间

□薛璐

“婆婆也是妈/您一辈子辛苦啦/您把儿子抚养大/如今儿媳来报答……”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时，我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，簌簌地掉下来……

清楚地记得，婆婆去世那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，那是2020年的最后一场雨。当时，我心跳加速，手忙脚乱地胡乱擦了一把脸，捋了一下凌乱的头发，换上一身黑运动服，马不停蹄地赶到婆婆的身边。

婆婆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嘴微微张着，眼睛似睁非睁，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珠，手仍然浮肿着，还有丝丝余温……我抚摸着婆婆的额头，轻轻地为她拭去汗珠，为她合上了眼睛，但我依然不愿相信婆婆停止了呼吸。

婆婆蜷缩在被褥里，在儿女们的陪同下，带着先前买的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服，被抬上了去往殡仪馆的车，永远地离开了家……

接下来的几天恍惚而过，像做梦一般，送走了婆婆。婆婆去世三年多了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。或许是生病太久的原因，婆婆的样子在我心中仿佛永远定格在病床上。望着婆婆年

婆婆就是妈

轻时的照片，心中仍不愿相信她真的走了。

往事历历在目，婆婆患脑梗、帕金森综合征初期，虽行动不便，但仍坚持着为我们做饭。当时单位、厂子两头忙，但我上班前还是会煮粥的水盛好，米淘好，该热的馒头放到笼屉里，剩下的就交给婆婆。每当下班回到家，淡淡的米香充盈了整个房间，择好、洗净的蔬菜整齐地放在案板上，我瞬间就感到家的温暖。

在一个多雨的秋季，婆婆因病重再次住进了医院，昏迷不醒。晚上，公公回家取换洗衣服，老公单位加班，病房里除了临床病人和陪护人员外，只剩下我们俩。婆婆突然间清醒了，眼里发着光，精神好得很。当临床的陪护问婆婆我是谁时，婆婆清楚地回答：“儿媳，就这一个！”当时，我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，因为那是婆婆两年来说得最清楚的一句话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婆婆不再开口说话，婴儿似的用简单手势和眼神与人交流。

随着病情加重，婆婆失去了吞咽能力，日渐消瘦，只能在医院打点滴输营养液和打流食。打点滴输营养液，婆婆还能接受；打流食，婆婆就有点难受。稍微清醒时，婆婆就会用手去拔

插在鼻孔里的胃管，医生只好将婆婆的双手束缚在病床上。每当看到这一切时，我心如刀绞。婆婆的身体已完全失去了自由，只能被动地活着，温顺得像只无助的羔羊……婆婆完全没有了意识，公公依旧一日三餐为婆婆打流食。在最后的二十多天里，每次去看婆婆，婆婆都毫无表情，叫她也不答应，我们只好默默地陪婆婆一会儿，又匆忙返回单位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与婆婆未曾红过一次脸，未曾说过一句过重的话，就像亲生母女一样。在我坐月子期间，婆婆帮我洗头，给我擦背，甚至熬药为我擦洗身体；年轻时，婆婆帮我照看孩子，为我洗衣做饭，叮嘱我添加衣衫，还时常提醒一向不爱打扮的我要穿得好一点。婆婆给我买的绿色大花衬衫，至今还挂在衣柜里。婆婆年老生病时，我努力地尽身为儿媳的孝心，为她端茶送饭、收拾房间，给她擦洗身子，星期天包她最爱吃的三鲜馅饺子……

虽然我们想尽办法延续婆婆的生命，但无情的病魔还是向婆婆伸出了狰狞的爪牙。

“亲亲地叫声妈，婆婆也是妈……”儿媳再也无法报答了，留下来的只有无尽的思念……

爱的礼物

